



破碎的星球

The
Broken
Earth



方尖碑之门

[美] N. K. 杰米辛 著

N. K. Jemisin

雒城 译

方尖碑之门，
但凡打开，必有目的！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破碎的星球
II
The
Broken
Earth



方尖碑之门

[美] N. K. 杰米辛 —— 著

N. K. Jemisin

雒城 ——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尖碑之门 / (美) N. K. 杰米辛著; 雒城译. —成都:
天地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455-3296-8

I. ①方… II. ①N… ②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6254号

Copyright © 2016 by N.K. Jemisin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539

方尖碑之门

出品人 杨政
著者 [美] N. K. 杰米辛
译者 雒城
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 11.25
字 数 281千字
定 价 36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296-8

版权所有 ◆ 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给那些别无选择，
只能让他们的孩子为战场做好准备的人。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奈松，石头的故事 / 001
- 第二章 你，继续 / 010
- 第三章 沙法，被遗忘的人 / 032
- 第四章 你遇到挑战 / 048
- 第五章 奈松接管局面 / 068
- 第六章 你下定决心 / 077
- 第七章 奈松找到了月亮 / 095
- 第八章 你们受到警告 / 109
- 第九章 奈松，被需要 / 125
- 第十章 你被委以重任 / 138
- 第十一章 沙法，潜踪遁迹 / 152
- 第十二章 奈松，跌升 / 158
- 第十三章 你，在老古董之间 / 174
- 第十四章 你们收到邀请 / 204

- 第十五章 奈松，叛逆时代 / 224
- 第十六章 老友重逢，又一遭 / 242
- 第十七章 奈松，被厌弃 / 257
- 第十八章 你，倒数计时 / 274
- 第十九章 你，撼天动地 / 292
- 第二十章 奈松，棱角分明 / 331
- 附录一 / 339
- 附录二 / 344
- 致 谢 / 353

第一章

奈松，石头的故事

唔。不是吧。我把故事讲错了。

毕竟，一个人不能只是她自己，还得是其他人。人际关系会雕琢一个人的最终面貌。我是我，也是你。达玛亚是她本人，也是曾经抛弃她的家人们，还是支点学院那些塑造了她最终个性的人。茜奈特是埃勒巴斯特和艾诺恩，以及不幸被毁灭的埃利亚城和喵坞居民。现在你是特雷诺和积满尘土道路上的旅人，以及你死去的孩子们……还有仅剩的在世的那一个。你终将回到她身旁。

这不是提前剧透。说到底，你毕竟还是伊松。你已经知道这些了。不是吗？

那就讲讲奈松吧。奈松，世界终结时，她还只有八岁。

没人知道小奈松脑子里想过什么。那天下午，她从当学徒的地方回家，却看到自己的小弟躺在客厅地板上，死了，而她的父亲站在尸体旁边。我们可以想象她的所想，所感，所为。我们可以猜测。但我们不会真正了解。也许这样最好。

下面是我能确定的情况：我不是刚说过当学徒吗？奈松在接受训练，要成为一名讲经人。

安宁洲跟那个自命为《石经》传承者的群体之间，关系很是怪异。有记录表明，早在长期传言中的蛋壳季，世上就已经有讲经人存

在。那次第五季期间有某种气体泄露，导致北极区几年内出生的孩子们都骨骼脆弱，一碰即断，还会随他们的成长而变弯——假如他们能长大。（尤迈尼斯城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争论多年，致病的到底是镉还是铀，以及这个时期是否应该算作灾季，因为受影响的仅有数十万虚弱、苍白的小小野蛮人，集中于贫瘠的北方苔原。但那次，其实才是北极人开始被认为虚弱的时期。）时间是大约二万五千年前，根据讲经人群体自己的记述，多数外人都认为这是无耻的谎言。事实上，讲经人在安宁洲的生活，真正的历史要更加久远。二万五千年前，只是他们的角色开始被扭曲到近乎无用的时间点。

他们还在，尽管已经忘记他们遗失了多少记忆。他们这个团体——假如能称作团体的话，还是存续了下来，尽管从第一到第七大学都曾谴责他们的工作，称其真实性存疑，很可能也不准确，尽管所有时代的政府都用官方宣传打击他们传承的知识体系。当然，还经受了众多灾季考验。曾经，讲经人全部来自一个称为雷格沃的种族——西海岸居民中的一支，有土红色皮肤和天生的黑嘴唇，他们崇拜历史记录，就像不那么艰难时代的人崇信神明。他们曾经把《石经》刻在山崖上，版面高耸入云，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，并以此了解生存所需的智慧。但是在安宁洲，摧毁一座山，简直像原基人小孩发脾气一样容易。灭绝一个种族，难度也就比那大一点点。

于是讲经人不再是雷格沃人种，但多数还是会把嘴唇染黑，以纪念雷格沃人。现在，他们连这样做的原因都已经忘记。只是人们辨识讲经人的方式：看嘴唇，他们携带的整沓塑料板，以及通常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还有他们通常没有真正社群名的事实。请注意，他们不是无社群者。理论上，灾季发生时，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社群，尽管由于职业关系，他们常常流浪得太远，以至于返乡变得很不现实。事实上，就算是灾季，也有很多社群愿意接收他们，因为在漫长阴冷的长

夜里,即便是最坚忍的社群也需要娱乐。为此,多数讲经人都会学习才艺——音乐、喜剧表演之类。他们也可以充当老师和小孩保姆,当没有其他人能抽空承担此类义务时,最重要的是,他们是活生生的证明,表明历史上还有其他人撑过了更艰难的考验。每个社群都需要这个。

那个来到特雷诺的讲经人名叫石城的讲经人伦斯莉。(所有讲经人的社群名都叫石城,职阶名都叫讲经人,这个职阶比较少见。)总体来说,她无关紧要,但有个原因,让你必须了解她。她曾经叫作腾提克的繁育者伦斯莉,那是在她爱上一名到访腾提克的讲经人之前,后者把当时还年轻的伦斯莉诱拐走,离开了充当玻璃匠的无趣生活。要是她私奔之前能发生一次灾季,她的生活还能更有趣一点儿,因为那种时候,繁育者的职责非常明确——而且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,促使她更想离开。或者就是恋爱中的年轻人常规性犯傻?很难说。伦斯莉的讲经情人最终在赤道城市贲费恩郊外抛弃了她,带着一颗破碎的心,满脑子传说故事,一个装满碎翡翠和半珠币的钱包,还有被脚踩过的一枚祖母绿徽章。伦斯莉变卖了祖母绿,让一名工匠打造了她自己的经板套件,用翡翠片购买了旅行物资,在工匠忙碌期间住在旅店里,用半珠币买了很多烈酒喝光。然后,有了新装束,治好了旧伤口,她独自继续前行。这职业,就是这样子生生不息。

当奈松出现在她开业的路边摊,伦斯莉可能想起了她自己成为学徒的过程。(不是引诱那部分——显然伦斯莉喜欢更成熟一点儿的女人,重点是女人;是愚蠢的梦想家那部分。)之前那天,伦斯莉途经特雷诺小镇,在市场摊位购物,裂开黑嘴唇友好又欢快地笑,宣示她在本地区的存在。她当时没注意奈松,小女孩在从童园回家的路上,站住了盯着她崇敬地看,心中突然涌起不理智的希望。

奈松今天逃了童园的课,特地跑来找她,还带来敬献的物品。这

是传统——献礼那部分，老师家的女儿逃课不是传统。城里还有另外两个成年人已经在路边摊上，坐在一张长凳上听伦斯莉讲述，而伦斯莉的献礼杯中装满了彩色宝石碎币，上有本方镇的标记。伦斯莉看到奈松，吃惊地眨眨眼：一个瘦长女孩，腿特长，眼睛特大，在不是收获季节的现在，她离开童园的时间显然过早。

奈松停在路边屋的门槛上，喘着气，努力平息呼吸，这出场还挺夸张。另外两名来客转身瞪她，杰嘎通常沉默寡言的头生女儿，而这两个人的存在，让奈松没有马上说出自己的意图。她妈妈教过她，做事一定要谨慎。（妈妈会听说她逃课的事，但奈松不在乎。）她咽下口水，还是马上走到伦斯莉面前，奉上一件东西：一块黑色石头，里面可以看到一枚小小的，几乎是立方体的钻石。

你看，奈松只有那么一点儿零花钱，而且在听说有讲经人来镇上时，都已经花掉，买书买糖果了。但特雷诺没有人知道，该地区有一片潜力巨大的钻石矿场——“没有人”的意思，是原基人除外。而且原基人也要去找，才能发现。奈松是数千年来唯一花时间做了这件事的人。她知道自己本不应该找到这枚钻石。妈妈教过她，绝不能展示原基力，除了每隔几周在附近一座山谷做谨慎小心的练习之外，也不能使用它。没人带钻石充当货币，因为它无法轻易被敲碎找零，但在工业、采矿之类的场合还是很有用。奈松知道它有些价值，但她完全不知道，自己刚刚交给伦斯莉的这块漂亮石头，能买下一两座房子了。她毕竟只有八岁。

而且奈松感到兴奋，当她看到伦斯莉眼睛瞪大，看到那小块闪亮的东西从黑石头里冒出来。小女孩兴奋得无视其他人的在场，张嘴就说：“我也想成为讲经人哪！”

当然，奈松完全不清楚讲经人具体做什么。她只知道，自己非常非常想要离开特雷诺。

我们以后再细说这个。

伦斯莉当然不会傻到拒绝这样的献礼，她实际上也没拒绝。但她没有马上给奈松回答，部分因为她感觉奈松很可爱，她的宣言跟其他孩子们的一时冲动没什么两样。（她是对的，在一定程度上；上个月，奈松还想当地工师来着。）相反，她要奈松坐下，然后用下午剩下的时间，给这一小批听众讲故事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将山岭树木的影子拖得好长。等到另外两名来访者起身回家，他们看着奈松，暗示她也应该走了，直到她不情愿地跟他们一起离开，因为特雷诺镇的人可不想被人指责，说他们把一个小屁孩留在讲经人那里，整晚说话，把人烦得要死。

来客离开以后，伦斯莉生起篝火，开始做晚饭，食材有一点儿猪肚肉，绿色蔬菜，还有一儿玉米粉，都是她前一天从特雷诺买来的。在吃着苹果等着晚饭做熟时，伦斯莉在手指间摆弄奈松给她的那块石头，沉思。并开始担心。

第二天早上伦斯莉进入特雷诺镇。悄悄询问过几个人之后，她来到奈松的家。这时伊松已经离开，去讲她作为童园老师的最后一堂课。奈松也去了童园，尽管她在等待时机，打算趁中午饭时间开溜，再去找她的讲经人。杰嘎在他的“工作间”，其实就是地下的一间侧室，他白天在那里，用噪声巨大的工具完成别人委托的订单。小仔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小床上。他什么环境下都能睡着，大地之歌一直是他的催眠曲。

伦斯莉敲门后，杰嘎来应门，有一瞬间她感到害怕。杰嘎是个中纬度混血种人，跟伊松一样，尽管他的遗传特征更偏向桑泽人；他身形高大，棕色皮肤，肌肉发达，还剃了光头。有点儿吓人。尽管他脸上表示欢迎的笑容完全真诚，这让伦斯莉为自己的决断感到高兴。这是个好人。她不能骗好人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她说着，把带有钻石的石块交给他。她不能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，不能以此交换几个故事和收徒待遇，奈松很可能几个月后就会改变主意。杰嘎困惑地皱眉，接过那块石头，听完她的解释之后，热烈地表示感谢。他承诺要传扬伦斯莉慷慨又正直的美名，逢人就说，这很可能会让她在离开本镇之前，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技艺。

伦斯莉离开。她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也就到此为止。不过这是个重要角色，所以我才向你们讲到了她。

要知道，让杰嘎与儿子为敌的，并不是简单一件事。多年来，他就发现过很多不正常的现象，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有关，这在他心灵深处理下了猜疑。这种躁动变成一份刺激，在这个故事开始时，真的变成了困扰，但他还在极力否认，所以不去多想这个问题。他毕竟爱着自己的家人，而事实真相就是……无法想象。字面意义上的无法想象。

他早晚都会发现的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。我重说一遍：他迟早都会发现真相。这件事怪不得任何其他人，只怪他自己。

但如果你想要一个简单的解释，如果有单独一件事充当转折点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岩浆区最后坏掉的堵塞物……那就是这块石头。因为你知道，杰嘎了解石头。他是一名优秀的工匠。他了解石材，也了解特雷诺。他知道，有一座古老火山造成的火成岩脉经过附近地区。多数都没有冲破地面，但完全有可能，奈松就是偶然发现了一块钻石出现在地面上，任谁都能捡到。可能性不大，但的确有。

伦斯莉离开以后，杰嘎心头一直飘浮着这番解释。真相就在水面之下，有如利维坦巨兽，等着舒展身躯，但暂时，他的思想水面依然平和。否认依然有力。

但之后,小仔就醒了。杰嘎带他去了客厅,问他是否肚子饿;小仔说他不饿。然后他对杰嘎微笑,凭借能力强大的原基人小孩准确的感知力,他盯着杰嘎的衣兜说:“那里为什么亮闪闪啊,爸爸?”

这句话用他清脆的童声讲出来,很可爱。但他掌握的知识——因为岩石的确在杰嘎衣兜里,而小仔正常来说根本不可能知道,让他丧了命。

奈松不知道一切都因那块石头而起。等你见到她,也别告诉她。

那天下午,当奈松回到家,小仔已经死了。杰嘎站在客厅,小孩正在变冷的尸体旁边。要打死一个学步期的幼儿,其实花不了太多力气,但他还是在此过程中换气过度。当奈松进门时,杰嘎血液中仍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;他感到头晕,身体摇晃,恶寒。不理智。所以,当奈松突兀地停在客厅门口,盯着眼前这一幕,缓缓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的期间,杰嘎不假思索地问:“你也是吗?”

他是个健壮的男人。这是个响亮、尖刻的问题,奈松被吓了一跳。她的眼睛本能地盯住他,而不再紧盯小仔的尸体,这救了她的命。她的眼睛是灰色的,跟妈妈一样,但脸形是杰嘎的。看她一眼,就让父亲从原始的恐惧中退了一步。

她也说了实话。这有帮助,因为他不会相信任何谎言。“是的。”她说。

她当时那个瞬间并没有真的害怕。看到弟弟的尸体,还有她的脑子拒绝解析眼前场景的事实,让她所有的认知力全部停滞。她甚至没完全清楚杰嘎在问什么,因为要搞清楚父亲问题的背景,就要求她承认父亲拳头上是血迹,而且她弟弟也不是趴在地板上睡着了。她不能。当时不能马上做到。但在没有连续思路的情况下,像孩子们在极端情形中常见的那样,奈松……退化了。尽管她不知为什么,眼前所见却让她感到恐惧。而在她父母二人之中,杰嘎一直是她较为亲近的

一个。她也是父亲的宠儿：长女，他出乎意料的福分，脸像他，幽默感也像他。她喜欢父亲爱吃的食品。他曾有过模糊的希望，想让她追随自己的足迹，以后也当工匠。

所以当奈松哭泣时，她并不清楚自己在哭什么。而就在她头脑一片混乱，内心尖叫的同时，她向父亲跨近了一步。他的双拳紧握，但女儿还是无法把他看作威胁。他是她的父亲。她想要得到安慰。“爸爸。”她叫道。

杰嘎畏缩。眨眨眼。瞪视，就像之前从未见过她一样。

认识到。他不能杀死她。即便她是……那也不行。他是他的小丫头。

她再次向前一步，伸出双手。他无法让自己也伸出双手迎接，但的确站定了没动。女孩抓住了他较为靠近的那只手腕。他站在那里，跨着小仔的尸体。奈松没办法像她想要的那样，抱住父亲的腰，但她确实把脸贴在他的二头肌上，那么强壮，那么让人安心。她没有发抖，而杰嘎也没有感觉到她的眼泪沿着他的皮肤流下。

他站在那里，呼吸渐渐平缓，拳头渐渐张开，而她一直哭泣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转身，正对着她。而她两臂抱住父亲的腰。转身面对女儿，就需要转身，不再看他对小仔做过的事。这动作很容易。

他轻声对女儿说：“带上你的东西，就像你要去奶奶家住段时间一样。”杰嘎的母亲几年前改嫁，目前住在苏姆镇，下一座山谷里的小城，那儿很快将被完全摧毁。

“我们是要去那里吗？”奈松靠在父亲肚子上问。

他抚摩女儿的后脑。杰嘎总习惯这样做，因为女儿总喜欢这样表示亲昵。当她还是小婴儿时，父亲的手放在她的后脑，她就会哼哼得更响亮一些。这是因为隐知盘在脑子的那个区域，他触摸那位置，能被她更充分感知，原基人都这样。但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缘由。

“我们要去一个能让你好起来的地方。”杰嘎轻声说，“我听见过的一个地方，那里的人能帮你。”把她再变成一个小女孩，而不是……他避开这个思路。

女儿吞咽口水，然后点头，后退，仰头看他：“妈妈也一起去吗？”

某种表情掠过杰嘎的脸，像地震一样隐蔽地经过：“不去。”

然后奈松，这个为了摆脱自己妈妈，甚至想要跟某个讲经人浪迹天涯的小女孩，闻言终于放松下来。“好的，爸爸。”她说完就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了。

杰嘎长时间盯着她离开的方向，屏住呼吸。他再次从小仔那里转开身，收拾自己的行李，然后出去，把马套上马车。一小时内他们已经出发，向南行进。世界末日接踵而至。



杰马里亚（此人死于湮沙季）时代的人们曾以为：如果把家中幼子献祭给大海，它就不会再次涌上岸边，淹死其他人。

——选自讲经人故事《坚强的繁育者》，流传于西海岸靠近布罗克夫半岛的罕勒方镇。未经证实。

第二章

你，继续

“一个什么？”你问。

“月亮。”埃勒巴斯特——你钟爱的怪物，清醒的疯子，整个安宁洲最强大的原基人，食岩人零食半成品，他盯着你这样说。这眼神还像从前一样犀利，你感觉到他强大的意志力，这个让他拥有移山倒海之力的缘由，还有那目光里几乎可以成形的骑士热忱。守护者真可谓愚不可及，居然会把他当成驯顺的绵羊。“就是一颗卫星。”

“一颗什么？”

他沮丧地轻轻哼了一声。他完全就是原来的样子，除了身体有一部分变成石头以外。你们之间，曾经比恋人差一点儿，比朋友多很多，那是十年前，那生活属于另外一个自我。“天文学并非痴人说梦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，别人曾经教你藐视它，安宁洲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研究天空是浪费时间，因为大地才真正致命。但是地火啊，茜因。我以为事到如今，你应该已经学会对主流意见持怀疑态度了。”

“我还有别的事要忙。”你抢白说，跟你以前总是打断他一样。但想起过往，也让你同时想起现在的打算。这又让你想到自己活着的女儿，死去的儿子，和你的……很快就前任到夸张程度的前夫，你因而明显畏缩。“而且我现在叫伊松，都跟你说过了。”

“随便了。”伴着—声痛苦的叹息，埃勒巴斯特小心翼翼靠墙坐

起。“他们说，你跟一名测地学家一起来到这里。让她给你解释吧。我这段时间体力没那么好。”因为正在被吃掉，很可能会有点儿不舒服。“你还没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。你还能做到那件事吗？”

你还能否召唤方尖碑到你身边？他刚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很可能你有点儿直眉瞪眼，因为发现他 1) 还活着，2) 正在变成石头，以及 3) 就是那个把整块大陆撕成两半，触发一次可能持续到永远的灾季的人。

“方尖碑吗？”你摇头，更大程度上是困惑，而不是急于否定。你的视线偏移到他床边那个古怪的东西上，它看起来像是特别长的一把粉红色玻璃钢剑，感觉却像是方尖碑，虽然它不可能是方尖碑了。“这有——不，我不知道。喵呜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尝试过了。”

他轻声呻吟，闭上眼睛：“可恶，你还真是没用啊，茜因。伊松。对我们的技能，从来就没有过一丝尊重。”

“我挺尊重它的，我只是——”

“只够勉强度日，足够超过凡夫俗子，但仅仅为了利益。别人告诉你需要跳多高，你就跳到刚好的高度，只为得到更好的住房，还有多得一枚戒指——”

“那是为了得到隐私权，你这混蛋，还有对自己生活的更大控制力，还有一点儿该死的尊重——”

“而且你竟然真的听从你那个守护者说的话，尽管把所有其他人的话当成耳旁风——”

“嘿。”长达十年的教师生涯，让你的声音带有一份黑曜石一样的锋芒。埃勒巴斯特果真停止抱怨，眨着眼睛看你。你很平静地说：“我为什么会听从他的话，你心知肚明。”

当时有片刻宁静。你们两个都利用这点儿时间重整旗鼓。

“你是对的。”他终于说，“对不起。”因为每一个帝国原基人，